

陳捷先著

清史雜業
(三)

學海出版社印行

200
204
200

陳捷先著

清史雜著
(三)

學海出版社印行



清史雜筆三

(三)

著者：陳

捷

先

出版者：學

海

出

版

社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一〇〇二號

發行人：李

善

馨

發行所：學

海

出

版

社

台北市信義路三段一五七巷十弄二號三樓

電話：七〇七一六九六三號

台北市郵政信箱二四一二八九號

郵政劃撥帳號一四三五四號

定價：新台幣五〇元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六月初版

版 權 所 有 · 翻 印 必 究



清史雜筆 第三輯

目次

- 一、清世宗控制臣僚的工具之一：「硃批諭旨」……………：一—二四
- 二、盛清名臣田文鏡之家世及其發跡背景略考……………：二五—四〇
- 三、論盛清名臣田文鏡之得寵及其原因……………：四一—七六
- 四、清世宗繼統與年羹堯之關係考……………：七七—一〇四
- 五、年羹堯死因探微……………：一〇五—一三四
- 六、略論清世宗之性格……………：一三五—一六二

清世宗控制臣僚的工具之一：

「硃批諭旨」

雍正十年（一七三二年），清世宗為了表明他早年加強密奏制度的純正心跡，決定把歷年來經他手批過的大臣奏摺選錄刊行，頒賜廷臣，俾使天下臣民都能藉以了解他「圖治之念，誨人之誠」，庶幾「人人觀此而感動奮發，各自砥礪，共為忠良，上下蒙福」。這一措施雖然是清世宗本人倔強個性的一種表現，也可以說是他統治臣民的一種權術；不過就清代奏摺制度而言，顯然的這與康熙年間不准大臣私自刊行硃批奏摺的政策相去甚遠了，不能不說是一種進步。然而在世宗有生之日，這一計劃只實現了一小部份，僅僅編輯了幾本，沒有能成書。直到乾隆三年（一七三八年），高宗才根據他父親檢錄的資料，彙注為目，刊印行世。當時出版的書中，一共選輯了

二百二十三人的重要奏摺，分為一百一十二帙，定名為「硃批諭旨」，後世人為明確起見，多稱這部書為「雍正硃批諭旨」。

這一部諭摺的彙編，並不是世宗在位十三年中所批奏摺的全部，他自己就曾經說過：檢出付之刊刻的「計算實不過十之二三」。然而，終清之世，由於這批珍貴檔案深藏大內，外間不得共見，甚至連供職史館的人也無緣目睹，所以雍正朝硃批奏摺的實際情形一直不為人知。民國以後，故宮博物院成立，清宮原藏古玩與書檔悉歸院方保管，雍正朝的這批舊檔才真正與世人見面。經過博物院專家多年整理的結果，發現雍正硃批諭旨的原件共分「已錄」、「未錄」和「不錄」三大部份。「已錄」部份的內容與乾隆三年出版的「硃批諭旨」一書很相近；「未錄」與「不錄」兩部份則為從未公開過的珍貴原件。民國二十年前後，故宮文獻館同仁曾為文簡介，並編製「不錄」奏摺總目，且在文獻叢編等專刊中零星刊露「未錄」與「不錄」部份內容，不過為數不多，且未從事深一層的學術研究。故宮文物遷臺以後，即着手整理編目，根據目前資料，大約「已錄」的硃批諭旨有七千多件，「未錄」與「不錄」的數量約在一萬四千件之譜。清世宗所謂的「十之二三」是近乎事實的。

「未錄」與「不錄」兩部份，顧名思義就是在雍正末期準備刊行這批奏摺覺得有不妥之處，

所以「未錄」，或者乾脆「不錄」。現在我們就兩者的內容來看，「未錄」和「不錄」的奏摺內文確有不少是瑣碎的密報，也是一些世宗硃批不得體的，因此當時未予編目刊行。不過這兩部份資料，除了對清代地方吏治及實況有詳盡的描述外，對於清世宗本人以及他與臣僚之間的關係等等，我認為也有很多極為珍貴的記載，值得我們重視。

同時，由於清世宗是清代傑出的君主，他勤於政事，而且嚴格認真，對於大臣奏摺的處理也是一樣。他自己曾經說過：「雍正六年以前，晝則延接廷臣，引見官弁。傍晚觀覽本章，燈下批閱奏摺，每至二鼓三鼓，不覺稍倦，實六載如一日。」而「每摺或手批數十言，或數百言，且有多至千言者。」君主既是這樣的勤勞負責，臣僚的報告當然也就不敢草率行事了。所以，雍正一朝的硃批不但空前出色，奏摺的內容也比較接近實況，不像其他朝代的那樣粉飾鋪張，敷衍了事。這是雍正硃批諭旨值得我們重視的另一層原因。

然而，時至今日。史家對於這一珍貴史料作過深入研究的人實在不算很多，而利用過「未錄」和「不錄」部份的更屬少見（註一）。其實這批原始資料可供我們作多方面的研究，例如有關雍正朝的民刑兵馬等問題以及清世宗本人的一切，都是值得研析的對象。本文擬就世宗的治術一端，加以描述分析，作為對這位君主的初步研究。

世宗在位雖僅有十三年，但他能訂定制度，並且嚴格執行，所以一時吏治澄清，時弊革除。在整個清代史上這一朝實在有其特殊的地位與作用。以往史家常把清世宗描繪成一個極為嚴厲的帝王，甚至是一個生性冷酷的暴君。他在政治上的一切成就似乎都是以高壓政策獲致的；然而從他自己當年所批的硃諭中，我們不難看出他確是有一套處事治人的方法，而他的硃批諭旨可以說就是實行這套方法的一種有效工具。

僅管清世宗常說他鼓勵臣工多上奏摺和他熱心加批是含有教育意義的，他想藉以「教人為善，戒人為非，示以安民察吏之方，訓以正德厚生之要，曉以福善禍淫之理，勉以存誠去偽之功。」然而，在他對大臣常用的：「上不負祖考，下不愧子孫」、「惟宜務一實字，盡除虛偽習氣」、「虔誠勤敬，焉有不感於上蒼，獲蒙神明垂佑之理」、「當從減節」、「公清二字時刻置於懷抱」……等等含有品德教育作用的訓詞以外，我們在他的硃批諭旨中至少還可以看出如下幾種控制臣僚的方法：

第一、用硃批來增進君臣之間的感情。奏摺原是臣下對君主言事的一種報告，主要作用在使君主了解天下實情，供給各項參考資料。硃批是君主就臣工報告內容所作的答覆或指示，是臣工辦事時遵循的依據。可是到雍正之世，清世宗顯然用硃批來增進他與大臣間的感情，以達到他御

下的目的了。他時常在大臣的奏摺上批些讚美或鼓勵的話，使大臣看了會更盡心盡力的為他辦事。例如他在鄂爾泰的請安摺上批過：

「實出望外之事，朕惟以手加額，感謝上蒼神明之德，聖祖賜佑之恩耳。欣幸覽之。」（

註二）

他也對李維鈞寫過：

「……目今卿乃朕之第一個巡撫。勉之！」（註三）

李衛密薦直隸按察使竇啓瑛調補湖北按察使時，世宗批道：

「此等之奏可謂進獻真寶也，朕之所貪者，唯此一件耳！」（註四）

像這一類的批語實在很多，不勝枚舉。然而這樣的「灌米湯」，雖屬過份，並且有失人君之體；但是對統馭大臣所發生的作用却是相當可觀的。

清世宗時常喜歡賜贈食品和用物給大臣，贈品有：人參、鹿尾、松糕、茶糕、元宵、月餅、金蘭茶、九頭柑、奶酥餅、密荔枝、哈密瓜、紅粳米、貂皮、羽緞、寧綉、綵絲、鼻烟壺、東珠帽、御書詩、五色花藍、銅暖端硯、水晶眼鏡、駢字類編、大清會典……等等，真是包羅萬象。同時在大臣收接禮物以後，奏謝賜物的時候，他常以硃批來聯絡大臣，說些：「朕待卿實不及卿

之效力也！」或是「此些小寄意之微物，謝奏皆屬多也！」甚至有時更親切的說些家常話，叫你感激莫名。例如雍正七年正月他親自書寫一對春聯「歲歲平安節」、「年年如意春」給岳鍾琪，當岳鍾琪恭摺謝恩的時候，硃批却寫道：

「逐日隨手批寫奏摺，總無暇作書，字法甚不及從前矣！」（註五）

嵇曾筠為恩賜眼鏡事上奏，世宗批道：

「此朕素邊親用之鏡，本日批閱畢，隨便拈來賜卿者。若對眼，則卿之目力尚好，朕深為欣悅。……」（註六）

態度這樣謙虛，受贈的人怎麼能不感動呢？

清世宗對大臣的生活起居以及家庭狀況等等也是注意的。大臣病了他會藉硃批說：「加意調攝，不可勉強從事！」甚至他自己會開個藥方給生病的臣工治療，或是寄些大內的補品給大臣進補，可說是無微不至。鎮守山西大同等地的總兵官王以謙身體不太好，世宗對他說：「好生養着，不知你吃酒否？若飲可戒之！」（註七）田文鏡七十高齡的時候，世家竟對他表示了如下的關切：

「有人新進朕此一方，朕觀之甚和平通順，服之似大有裨益，與卿高年人必有相宜處。可

與醫家相酌，若相宜方可服之，不可因朕賜之方強用也。卿雖近年七旬，朕尚望卿得子，此進藥人言，此方可以廣嗣，屢經應驗云云。」（註八）

世宗還常在硃批中流露出他的真感情，有一次他對嵇曾筠批說：

「……回憶書房課讀，倏忽十有三年，每聞績著河防，聲譽卓卓，宸衷優眷，深所倚任。現因浙江海塘工程緊要，……是以命往經畫，此乃皇考最關心之事，知自能辦理妥協。……書法至今未進，慚愧！」（註九）

對於這樣的學生，相信任何老師都會喜愛的。又有一次他向年羹堯說：

「……從來君臣之遇合，私意相得者有之，但未必得如我二人之人耳。爾之慶幸，固不必言矣；朕之欣喜，亦莫可比倫。總之我二人做個千古君臣知遇榜樣，令天下後世欽慕流涎就是矣！朕實實心暢神怡，感天地神明賜佑之至。」（註一〇）

以專制時代的皇帝對大臣的體統言，這樣的批語實在是有些欠當，不過對增進君臣間的感情來說，這當然是無上的法寶。

有人以為清世宗這類滿口胡柴的批語，可能與他忙碌枯燥的政治生涯有關，他是用這些富感情和夠刺激的話來調劑無味的帝王生活的。不過這一想法未必正確，像年羹堯這樣的大臣，世宗

不知道和他在奏摺中談過多少「情話」，兩人關係之深，甚於一般家人。可是最後年羹堯雖想要「留作犬馬自效，慢慢的給主子效力」而終不可得，在九十二條大罪狀之下賜死了。岳鍾琪的例子也是一樣，在雍正年間，岳鍾琪與年羹堯齊名，他曾因平青海而封為三等公，後來又因苗疆與準噶爾等役的勝利而獲敘。他不是旗人，但世宗最初對他的信任是很專的，對他的關切與愛護是相當特殊的。譬如雍正五年春天岳鍾琪生病，世宗慰問關切至深，閏三月十一日岳鍾琪專摺謝恩。奏中有：「臣非草木，敢不欽遵恩旨，黽勉供職，稍竭涓埃。」世宗批說：「愛惜量力而為之，少不節養，即是負朕。如精神當得起，便分外科理何妨乎？如少勉強，微小之事，可托屬員為之也。」（註一一）。關切之情，溢於言表。世宗喜歡給大臣賜贈物品，對岳鍾琪也不例外。雍正五年十二月間，岳鍾琪在屢蒙賞賜之餘，感激莫名，便上奏說：「清夜自思，不禁感泣涕零，雖肝腦塗地，亦無以上報皇仁於萬一也。」世宗在摺後批寫：「卿之感謝之誠，自不在言表，朕知卿感激之衷，亦不從此言奏而會也。卿以朕恩為過厚，而朕之心只覺不及。各盡其心，上天自鑑。朕惟以手加額，實為慶幸，料卿自亦如是也。」（註一二）又有一次，世宗甚至為賞賜物品事對岳鍾琪說：「些須食物亦皆各省大臣進獻者，當與內外諸卿共之。況卿更為諸大臣中朕不忍忘者，隨便寄念何必過謝。」（註一三）溫情至此，可謂無以復加！

雍正六年八月初一，岳鍾琪病瘥上奏，感謝世宗此前對他的安慰。世宗對他批道：

「卿一片至誠感謝處，朕全覽矣，亦不必待卿之奏朕始知也。至於子孫之祝，除非卿之子孫負朕，即朕之子孫負卿耳，但將千古嘉話一句共勉之耳。可將朕諭田文鏡之批諭一觀，自知朕待諸大臣之心也。然朕亦不以卿等知否為意，只務天祖之照鑒，力行之心可保不移動也。朕生平積一些福基處在不負人三字，實可自信者。」（註一四）

由此可見，清世宗與岳鍾琪之情誼基礎，至少一部份是由奏摺與硃批的往還而建立起來的。雍正六年八月正是曾靜派他徒弟張熙向岳鍾琪投書的時候，這個「腐儒」還以為岳鍾琪是岳飛的後人，一定會以滿洲族衆為世仇，而帶兵反正，推翻清廷的，沒有想到岳鍾琪與世宗之間已經有了密切的交往，他怎麼能不記着：「只務天祖之照鑒，力行之心可保不移動也」這些話，怎麼能不重視世宗所謂的「不負人」這三字福基呢？

曾靜與張熙的選文之獄發生以後，世宗對岳鍾琪的信任更勝於前，賞賜更多，並且在岳鍾琪的謝恩摺上更寫些：

「上天之恩惠，不與卿如此大臣分甘共肥，更賜何人也？但以朕逐日飲食未能時頒卿為不足耳！然每遇滴口之物，賜與廷臣時，實常念及卿與鄂爾泰，田文鏡諸大臣也。」（註一

五)

鄂爾泰與田文鏡是世宗最寵信的大臣，岳鍾琪現在也躋身於其中了，恩遇之隆，由此可見一斑。

第二年閏七月初三日世宗給岳鍾琪的另一個硃批說：

「卿言天海之恩，而朕實愧尚未酬卿金石之志也。」（註一六）

很顯然的這「金石之志」是指他忠誠不貳，沒有被曾靜等人說服反清。照理說世宗對他也應該寵愛不渝才對，可是岳鍾琪最後還是沒有得到好下場，硃批只是一些應酬話，並不代表真感情。

總而言之，清世宗常用硃批作工具，給大臣寫些讚美的話，或是在臣工臥病之後，受賞之餘，再給溫情安慰，以增進他與大臣之間的情感，使大臣感激，矢志忠貞，為他服務。

第二、用硃批來組合大臣之間的關係。這類資料也有不少，現在以最著名的幾個大臣為例，略述如下：

雍正元年正月初二日年羹堯上了一份「會陳軍務事情請先具稿奏陳摺」，世宗的硃批有：

「朕安，朕原不欲爾來，為地方要緊。今覽爾所奏，爾若不見朕，原有些難處，難處者軍

務總事結局處。舅舅隆科多奏，必得你來同商酌商酌地方情形。汝可以來得，乘驛速來。再舅舅隆科多，此人朕與爾先前不但不深知他，真正大錯了。此人真皇考聖祖忠臣，朕之功臣，國之良臣，真正當代第一超群拔類之希有大臣也。其餘見你之面，再細細問你。」

（註一七）

雍正二年六月十五日年羹堯有「謝賜詩扇」的摺子，世宗又對他批說：

「朕已諭將年熙（按原係年羹堯之子）過記與舅舅隆科多作子矣！年熙自今春病只管添，形氣甚危，忽輕忽重，各樣調治，幸有皆應，而不甚效。因此朕思此子非如此完的人。近日着人看他的命，目下並非壞運，而且下運數十年上好的運。但你下運中言刑剋長子，所以朕動此機，連你父不曾商量，擇好日即發旨矣。此子總不與你相干了，舅舅已更名得住，從此自然全愈健壯矣！……將來看得住功名世業，必有口中生津時也。舅舅聞命，此種喜色，朕亦難全諭。舅舅說：『我二人若少着兩個人看，就是負皇上矣。況我命中應有三子，如今只有兩個，皇上之賜，即是上天賜的一樣，今合其數。大將軍命應剋者已剋，臣命應得者又得，從此得住自然全愈，將來必大受皇上恩典者。』爾父傳宣旨，亦甚感喜，但祖孫天性，未免有些眷戀也。特諭你知。」（註一八）

我們知道，清世宗的繼承大位，得力於隆科多和年羹堯之處很多，這幾乎是近代史家公認的。可是這兩位第一號功臣在雍正初年，彼此並「不深知」，而且「隆科多以私怨年羹堯之故，百計阻撓，不顧軍國之重務」，在世宗御前常常「從中掣肘」。（註一九）因此世宗只好從中組合，甚至把他們結成親家，以睦感情，以增關係。

然而年隆二人的寵信為時並不久長，並且很快的都先後遭了整肅。雍正朝倚信最深最久的大臣還是鄂爾泰、田文鏡和李衛幾個，世宗自己也常說：「今天下督撫諸臣中，朕所最關切者鄂爾泰、田文鏡、李衛三人耳！」田文鏡有一次上密奏參劾李衛，摺中所指李衛的惡行，真是歷歷如繪；但是世宗因為田李都是他的親信，他沒有處罰李衛，反而用硃批來組合他們兩人的感情，世宗為這事對田文鏡硃批說：

「此奏朕嘉悅之懷，筆難盡論。內外大臣皆肯如此互相愛惜琢磨，非卿等相愛，實愛朕也。況朕每以卿與鄂爾泰、李衛三人為督撫標榜，亦關卿顏面。李衛向有嬉戲之不檢點處，朕所深知，但未料如此之過。此番陛見，朕加以訓誨，料伊必能領會改革，朕可力保，豈不美玉去瑕，成一全人乎？默默中卿乃李衛之大恩人也。……」（註二〇）

這樣組合大臣的關係，目的當然是在使他寵信的臣工不致互相磨擦，而維持統治的力量。

第三、用硃批來收集大臣的各項資料。世宗確信「治天下之道，除求得人之外，無二法也。」他對官員的任命、考核、生活等等都非常注意。除了對他們的學養能力關心以外，甚至他還參考到官員們的生辰八字。他對鄂爾泰就硃批過：「將你八字隨便寫來朕覽。」（註二一）他也要岳鍾琪把王廷瑞等的八字開給他。世宗不但收集八字，而且認真的研究各人的八字。雍正宗六年岳鍾琪因靖遠協的副將馬龍失察，擬請將趙顯忠補受時，世宗批着：

……趙顯忠可另候缺題補，將伊八字寫來朕覽。趙顯忠光景是一出格好的，鄂爾泰深惜他，請留漢省，朕未允。王剛八字已看過，命甚好，運正旺。諸往協吉，命中一派忠直之氣，將來可至提督之命，但恐壽不能高，非言目前，乃望六之時說話。……看諸人命，朕再不露一些好惡，令其仰合也。……」（註二二）

可見八字能推知人的官祿壽命，而世宗用人常以其人的八字作錄用或陞轉的參考。

官員任職以後，世宗也不時的用硃批來調查他們的官箴，收集他們的情報。他曾經向范時繹打聽過「噶爾泰何如？其操守品行朕可力保，但未知勝任否？」（註二三）他也問過孔毓珣有關劉廷琛、白洵等人居官供職的事，要孔毓珣「絲毫不可容隱，隨便奏來。」（註二四）田文鏡向他報告河臣齊蘇勒的辦事情形時，世宗還不太相信他的話，而說：「所奏甚公。但一塵不染果然